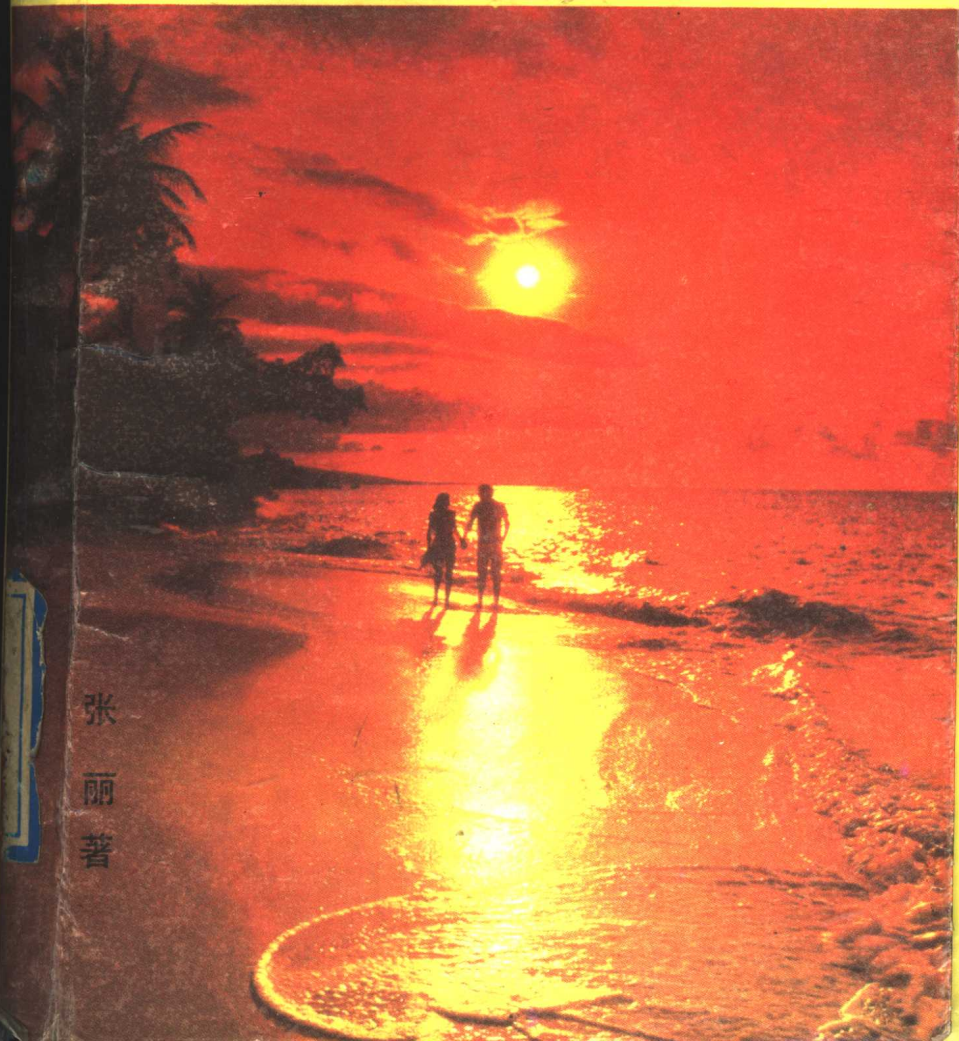


天上星星 最亮的一颗

张
丽
著



天 上 星 星
最 亮 的 一 颗

张 丽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190号

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张 丽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河北迁安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 260千字 11.625印张

版 次 199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578-3/I·263

定 价 6.90元

序

吴泰昌

引起我对张丽同志作品的兴趣，是从读了两篇评介她的作品的文章之后。

一位是刘绍棠。绍棠是著名的小说家。他在1986年为张丽的中篇小说集《黑珍珠》写的序言中，热情称赞作者以国际题材为内容、充满异域情调的那些小说的独创性价值。绍棠说：“国际题材，在我国的文学创作品种中，如果不是空白，也可算是缺口。张丽同志通晓外语和专业知识，又富有开拓精神，致力这一文学品种的创作，正是发挥优势，人尽其才，小试锋芒便极为出色。这部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这一文学创作品种从无到有，或从微不足道到引人注目。”

和绍棠几乎同一角度提醒读者和评论界重视张丽报告文学作品的是曹彭龄同志。彭龄是专业军事外交家，同时也是

颇有名声的散文家。他和张丽曾在同一部门工作，张丽曾在多种场合说曹武官是她的启蒙老师之一，是看着她长大的，并且说彭龄是她作文做人的楷模。1989年秋天，在彭龄赴任伊拉克武官的前夕，他为《文艺报》写了一篇散文式的评介张丽作品的短文。文章见报后，我及时辗转送到了远在巴格达的他的手中。海湾战争开火后几天，我们在北京重逢。他又谈起张丽反映武官生活的作品。看着他略带倦容而又镇定的神情，我知道他对张丽的作品是有比早先更深切的感受。

近二年，我陆续读到了张丽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1989，市场风云录》和发表在《人生咨询》上的《追寻现代文明脚步》、《只要你感觉幸福》等报告文学作品。看来题材不如她早些年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那样奇特，但都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有对生活急速变化的敏锐捕捉，有对生活诚实的态度和入情合理的剖析，其细腻的笔触和质朴的言辞中饱含着浓重而绵绵的情感。她的作品有着自己稳定的鲜明的个性。

张丽为人诚挚，谦和，在众多的场合她总是显得沉静、得体，即使大家都在畅谈，她也极少开口，只是睁着一双眼睛很虔诚地听别人讲。她曾说：“我告诫过自己，永远也不要狂妄！做人比作文更重要。”她平日勤于思索，一旦下笔，一夜之间洋洋洒洒飘飘逸逸地写出一万多字。她平日的不露声色，似乎就是为了让人们在作品中更从容真切地理解和分享她所动情、思索的一切。

几年前，我曾和一位中年作家朋友说起自己对阅读作品时常常有过的两种感觉：有的作家出手以一两部作品就给人

以辉煌的感觉；有的作家是较长久的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才给人以辉煌的感觉。我忆起这个话端，决不是说张丽同志的作品现在已给我留下了辉煌的感觉。但是，她的作品已经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是属于后一种类型阅读感觉的。

五年前，绍棠就期待着张丽拿出更显实力的长篇巨著来。看得出她有几分自信也有毅力地在做这种努力。五年后，当我读了这部报告文学集后，不仅期待，而且相信她会写出生活更厚实、艺术更成熟更独特的巨著。我期待张丽善于在自己熟悉生活的各个网点上，用灵巧的手编织成一个个奇妙绚丽的花环。

1991年6月

于故乡安徽马鞍山市

目 录

序.....	吴泰昌(1)
1989, 市场风云录.....	(1)
亚运之魂.....	(55)
从军营走向世界.....	(122)
中国武官和他的女儿.....	(153)
无声的乐章.....	(177)
武官夫人的魅力.....	(195)
太阳之子.....	(224)
追寻现代文明脚步.....	(241)
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262)
只要你感觉幸福.....	(282)
命运在你手中.....	(320)
人生搏过终无憾.....	(345)

1989, 市场风云录

引 言

1989, 五六七, 北京像一个遭受了狂风骤雨、雷轰电击的巨人, 被冲撞得遍体鳞伤。风雨过后, 此巨人只有那么一刹那愣怔, 之后便恢复了他的灵性。十里长街重又涌动着五彩的车流, 全市大小巷子、店铺重又攒动着密集的人群。

起初, 我并没料到创伤累累的北京城会这么快就“活”过来, 是电视台的一则广告把我从垂首反思的编辑部里引到大街小巷, 转悠几日, 大开眼界。

由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隆福大厦几家大商场率先发出电视广告，叫响“平暴乱夺损失让利销售”的口号，大大小小国营的、集体的、个体的店铺蜂拥跟上，形成一股巨大浪潮。“让利销售”、“让利大酬宾”、“让利展卖”、“最低价出售”等招牌比比皆是。个体摊位、店铺的招牌更是热闹：“亏血本，大甩卖！”“清仓大甩卖，便宜到家啦！”“拆迁大甩卖，买三送一！”“清店甩卖完，夫妻双双把家还！”……

于是乎，在家中“猫”了几日的平民百姓，纷纷揣了钱包，冲向最拥挤最嘈杂的地方。位于和平街的一家百货店门外，连续一周停着一辆装满衣服、布匹、皮鞋的大甩卖卡车，卡车被抢购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在国营、私营一反竞相提价的“白热化”状态，纷纷转入让利、甩卖的情势下，精明的家庭主妇们盯得更紧的是那些外地来京的商铺。暴乱后，外地商贩是清理的对象，他们还不得夹起银箱逃离京城？哦，聪明的妇人。

外地商贩惊惶失措了，有的干脆把整个店铺转给别人，大部分则匆匆清店甩卖。店主们个个阴沉着脸如丧妣妣，摘肝挖肺似地把一件件标价甚高的时装、皮鞋从墙上、货架上取下，以惊人的廉价抛出去。一时间这家的店门被挤破，那家的柜台被拥塌，煞是热闹！

可以说这次北京暴乱后出现的让利、甩卖潮，可谓建国以来最大浪潮。难道仅是为了夺回损失？难道说这不是宏观失控、盲目涨价的后遗症？看得最清楚的是“咬了一个大苦

果”，“消费热”结下的苦果！原谅我不懂经济偏要在这里谈经济问题。我是学英语的，也学了点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经济学，虽然电子计算机说我的成功职业是经理，但我仍偏爱文学，而不擅长数字。

因为要写文章，那些天几乎天天跑商店逛小摊，文章有了，钱包却空了。有幸的是认识了社会，大脑里储存了不少经济信息，触摸到了生活在各个层次的不同人们的心态和实际消费能力，还聆听了许多人叙述自己喜剧性或悲剧性的故事。这对我一个在北京市内当了十几年兵，除去长安街，其他街区搞不太清的人来说，可谓大长见识。以往坐在家里编造国际间谍小说，今日亦可将市井之风道来听听。

“赤脚的陪不起穿鞋的”

暴乱平息的第一个星期日早晨，我女儿丰硕照例练一小时钢琴。每次我都毫不含糊地检查她弹得如何，只是看不懂糖葫芦般的五线谱。我在菜摊买菜也是如此，根本不识秤，每次都要把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睁得老大，盯住人家的秤杆。

差不多一小时了，我命她把《选自莫扎特的旋律》弹一遍，她头一甩：“对我来说，这太容易了。”她感情饱满地开了个头，深沉缓重地结了个尾，双手轻柔地作收回状。7岁的女孩常有成年人的斯文。慢着，密密麻麻一大篇儿，几

下子就弹完了？……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我们同时冲过去，我先抢着了话筒。讲话的是与我同年当兵来北京的小莞。她的音量很大以致于失真：

“快快快，9点整在积水潭地铁门口集合！可靠情报，前门有三家外地商摊要大甩卖！喂，多带点钱！”

“咔嚓”，她把电话扔了。我这个朋友，可不能提拔她当领导，从来不管你的意愿如何，非要你服从她。对好朋友更是如此。

我女儿在一旁窃喜，那双杏核眼好似在说：去吧，你一走我就解放了。

我提上钱袋，蹬上自行车，朝碰头地点匆匆驰去。我这个人，历来是友情为重。

小莞早就在等我了。我俩登上地铁，她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她这些天抢购了些什么便宜货，招得满车厢的人都对着我们看。

“消息传得飞快，天没亮就有好多人挤在门口。小铺门板还没下完，我们蜂拥而进，好像里面的东西不要钱似的。我的脚差点儿没叫人给踩扁了。不过，倒也值，我给我那位买了一身日本进口纯毛料三件套西服，才花了30元钱，靛蓝色，做工精细。你知道原先标价多少？一千三！”

1300—30，令人吃惊的大减价！这样卖连本钱也捞不回来呀！怪不得小莞这些天老在外面疯跑，专门打探哪家店铺要甩卖。确有便宜好捞呀！

小莞的情报真准确，我们一钻进胡同，那里已站满了

人，个个翘首以待。可是人们等了好半天不见开门。又过了一小时，里面突然传出砰砰叭叭砸东西的声音，还夹杂着女人歇斯底里的叫骂。

“不好啦——我哥和我嫂子打起来啦！”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从里面打开门，惊慌地跑出来。

我激动起来。夫妻对打一定别有风格。我拉起小莞挤进去，随手又把店门从里面插上。卧室内两人战斗正激烈，幸好只有一道门帘，我和小莞便进去劝架。

好一个场面，男的拳打脚踢，女的又咬又撞，打得难分难解。小莞抓住男的，我抱住女的，费好大劲才把他们拉开。他们一边一个怒目对视，呼哧直喘。老板娘大概看清了拉架的是女同胞，身子挺了两挺又想发起攻击，但没有冲上去，转而却把床头的一条睡裤扔给对方。我这才看清，那男的光着上身，只穿了一条针织三角裤。

我把目光转向老板娘。她年约二十五六岁，身材高大，微胖，眉眼俊秀，宽阔的嘴，一头蓬松飞扬的野兽派发型，傲气更多于性感。她丰满的身体罩一袭浅粉色丝质睡裙，彩色胸衣，双乳间垂着一个小巧十字架。再看他们的卧室，除了席梦思和地毯是国产的，其他家具电器都是日产货。

“你个败家子！你把老娘我也卖了吧！哇——”老板娘大声嘶嚎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怔。

“你个守财奴！”她的丈夫回敬她，“守守守，等着人家来没收！到那时看你怎么哭！”

“甭听瞎传，先整了官倒，才轮到咱们呢！像我们这样

的小个体户，几百个加在一起，也比不过一个皮包公司！”

“娘们儿懂个屁！有些人你也不是没见识过，见兔子就开枪，见老虎忙烧香！快换好衣服出来帮着收钱！再撸，非落个比兔子还灰溜儿的下场。”

年轻的老板一边嚷着，一边套上鲜艳的西德拉克斯特牌马球衫，下身却又配了一条意大利阿尔马尼牌西裤，虽不谐调，倒也显出了几分帅气。

也许是怕妻子的眼泪最终消蚀掉他已定的决心，老板忽地奔出去，乒乒乓乓下了门板。接下来便是人们蜂拥而进的嘈杂，老板粗嗓门的叫卖，人们争抢衣物的嚷叫……小莞已跑到外面加入了抢购的人群。我想跟她去，然而老板娘捶首顿足的悲切摄住了我。也许在此时，她希望有个人聊聊，宣泄一下她的苦恼。

我坐下来同她聊，搜肠刮肚地找一些话来宽慰她。谈话中知道她是胶东人，好欣喜，我的原籍也是胶东。她立刻面露喜色，瞬间又潸然泪下。异地遇同乡，话如决堤河，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她姓安名宁，安宁，出生在青岛市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母希望这个漂亮的独生女儿生活安宁。然而，她二十几年的历程并非顺利。十八岁考大学名落孙山，当教师的父母觉得脸上无光，整日冷嘲热讽。安宁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这一年中她看到父母整日吵架摔东西，说不上为点什么事。

第二次高考又落选。她只得忍受着父母的白眼和辱骂，在家等待着就业机会。80年，青岛市轻工局招工，安宁填了

表，通过了体检，在家只等下通知了。可是一等就是数月，根本不见什么通知。以后的几次招工，对她的命运都是一样。进国营单位，她不敢想，能进集体的街道的也行；好工种她不敢奢望，能当翻砂工也算幸运。她母亲呢，不愿拉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去送礼求人，对女儿发泄起怨恨，真是词语丰富。她是教中学语文的。

“你爷爷是国民党时期的教授，你爸这辈子只熬了个中学数学教师，到你这辈，可倒好，连大学也考不上。对门王阿姨背地里骂我们是黄鼠狼下豆蹄儿，一窝不如一窝。”

“妈，考不上大学我就工作呗，能比人家低多少？轻工机械厂要招20名翻砂工，您去求求人，好吗？”她哀求母亲。

“兔子能耕地还要牛干什么？”母亲冷冰冰甩出一句，“人家不要女的！”

女的就“耕不了地？”安宁开始不安宁了。她拉上几个待业的小姐妹，合计着开个海鲜面店。开店谈何容易？首先得有资金，有房子，要办执照。几个女孩子跑了许多天，只借到300元。300元能办什么事？

钱啊这东西，虽然滋生了人类的一切贪婪、欲望、罪恶和卑微，但缺少了它便办不成事。好人坏人都需要钱。

安宁想到一个人。他是这条街上最富有的个体老板，外号“肚脐眼儿”，长相十分强悍，海风吹就的古铜色皮肤，常穿一条白色帆布裤，配一双白色平底便鞋，上身一件鲜红的真丝衬衫，不系纽扣，只是把两襟在肚脐眼儿下扎一个蝴蝶

结。他的这身打扮，是在一部外国电影中学到的。

“肚脐眼儿”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在该区的大小街道上，他召唤哪个年轻姑娘，那个姑娘就会受宠若惊地跟他走。

安宁同他的交易是在栈桥下海滩上谈定的。安宁陪他过五天情鸳生活，他给安宁5000元。安宁提出这五天中，每过24小时给1000元，“肚脐眼儿”慷慨应允。

安宁以她少女的贞操换来了沉甸甸的5000元。第一次她竟不知怎样熬过了那个粗野男人的蹂躏，她只感到头发烧，身心撕裂般的痛苦。但当这一切过去后，她又感到自己像是一条自由、骄傲的鱼。

虽有心酸，但钱来得这般快，这般容易。还开什么海鲜店呀！干脆就这样好吃好喝好混下去。“肚脐眼儿”大喜过望，立即将安宁介绍入了“梅花姐妹帮”。“肚脐眼儿”夸她“正点”（漂亮），封她“扛把子”（当老大）。从那时起她白天黑夜在外面厮混，她的父母劝她不住，干脆把她逐出家门。不久，她父亲去世，母亲改了嫁。安宁更是无牵无挂地在黑社会闯荡。

入了“梅花姐妹帮”，真正地跳入了大火坑。安宁虽然“扛把子”，但仍然受“肚脐眼儿”的控制。姐妹们的辛酸钱，大部分流入“肚脐眼儿”这个皮条客的腰包。

半年后，安宁似乎良心发现，想结束醉生梦死的人生，摆脱这些男女流氓，去过真正自食其力的生活。

正值盛夏的青岛海滩，人头攒动、五彩缤纷。海水在这

里更加纯净，海风在这里更富韵律。每当这个季节，是“肚脐眼儿”靠拉皮条发财的好时机。

“肚脐眼儿”在栈桥头猎到了一个“老广”，看样子挺阔绰。他们讲好包一位漂亮姑娘一周，付一万元。“肚脐眼儿”要安宁去应酬，安宁却死活不肯去。“肚脐眼儿”声言：“不干可以，得挂票（倒出钱）！”

“多少？”

“一半儿——五千块！”

“五千就五千！”安宁倾尽私囊，还上了五千块。

“肚脐眼儿”大骂她是“花玻璃”，虚有其表，其她女流氓也因她的“失盘”（丢面子）而欺负她。在孤立无援、受尽屈辱的情况下，她想起了母亲。一年多来，她第一次想妈妈。她太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啦！

在一个美丽而凄凉的黄昏，她跑上马路顶端的那座德式小洋楼。远远地她看见母亲在一楼阳台上活动。母亲改嫁后洋气多了，头发做成华贵的皇冠形，皮肤好像更白了，并且架上了一副漂亮的进口眼镜。此妇人正像这座老式楼房，年岁已久，风韵犹存。

安宁真想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她允许女儿回家。从今后，她要好好侍奉母亲，母亲已是五十多岁的人啦……

少女喊妈的甜脆声音从楼上窗口飘出来，稍顷，一个美丽纯情的姑娘跑上阳台，扑到母亲的肩头。

“妈，新变了个发式，好看吗？”少女撒着娇。

“好看，孩子。”

母亲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慈祥，这么温和了呢？难道改嫁也能改变一个人？

母亲用手理着自己新丈夫的女儿的发辫，笑咪咪的。那条秀美的发辫真叫绝！从头顶直分三股，编绞而下，发辫点缀红花几朵，清新而秀美。

酸楚的泪进然而下。妈妈，只要您给我一点温暖和信任，我会变得比这个女孩更乖、更漂亮、更可爱。我终归是您亲生的！别丢下女儿，妈妈！安宁的心在流血，在无声地呐喊。

母亲无意中朝楼下看去，一眼就认出了安宁。毕竟是亲生母亲，无论与儿女分离多久，任凭他们有了多大变化，妈妈总能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孩子。

母亲匆匆下楼来，拽起安宁躲到楼后面。母女猝然相遇，彼此都能听得到对方的心在碎裂。安宁扑到妈妈怀里恸哭，好像要把一肚子委屈全部倾尽。母亲望着女儿过早憔悴的面容，禁不住一阵泪雨。

“妈，我太累了……我想跟您在一起……”

“不行！”泪迹未干的母亲一听此话竟板起面孔：“你继父不会容你的。他早知道你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过。”

“妈妈——”女儿的唤声凄切。

“不行，”母亲毫不让步，“你的心早野了，不那么容易收回。我已经当你是……死了……再说，如今你身子不干不净，还不知染上可怕的病没有。你快走吧，别让他们看